

# 女性想望的圆融世界

柯思仁\*

《妈妈的箱子》是吴倩如的第一个剧本，完成于1992年，是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剧本创作室的成果。这个剧本先由黄美兰以广东话进行演读，获得空前的热烈回响，三个不同世代的导演——郭宝崑、林仁余、黄卫民——同时相中，分别以华语和英语制作出三个版本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这些年来，《妈妈的箱子》数度重演，次次打动人心，已经成为新加坡华语戏剧最让人赞叹的当代经典之作。

近30年后回望那个时代，在年轻世代英语剧场崛起的历史脉络中，连续三届的剧本创作室为看似消沉的华语剧场增添异彩，交出亮眼的成绩单。郭宝崑从上海请来青年戏剧导师余云开班授课，第一届学员交出的杰出剧本，除了吴倩如的《妈妈的箱子》，还有黄佳一的《明天》、方永进的《异族》、李集庆的《生命他乡》。这些剧本各有特色，有的展现多年累积的生命历练与感思，有的挥发年轻强烈的爆发

---

\* 柯思仁，剧场文化研究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力与省察力。相较于80年代热闹繁盛的华语剧场风貌，这批作品不仅毫不逊色，更开拓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关怀与视界。

在这些佳作之中，《妈妈的箱子》的特出之处，是因为这是数十年来罕见的从女性观点出发，书写女性生命与感受的剧作。我与郭庆亮在2010年合编《戏聚现场：新加坡当代华文剧作选》时收录了这个作品，当时我写下这些想法：

《妈妈的箱子》描述一个中年妇女在为母亲收拾遗物时，回忆起自己与母亲多年来的关系变化，从敌对到谅解，从斗争到接纳。作者以一个收藏母亲一生中具有纪念性物件的樟木箱子为中心道具，在叙述者逐件将这些物件取出时，打开了童年、成长、婚姻等过程与事件的回忆。母亲悲剧性的命运，是由她的丈夫将性病传染给她开始，致使她无法生育，而将她的仇恨与怨怼加诸丈夫情人的女儿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典型传统妇女具有强烈反讽性的斗争过程：女性在承受男性压迫之后，斗争的对象并不是压迫者，而是另一个更处于弱势的女性。然而，《妈妈的箱子》并不是一个纯粹描述斗争的作品。吴倩如在这个具有原型性色彩的斗争关系之中，通过叙述者后来与母亲类似的经历，使她们的心理与感情距离逐渐拉近，最后，叙述者完全进入其母亲的角色中，象征两人之间的各种距离的消弭，斗争关系也结束。<sup>1</sup>

---

<sup>1</sup> 柯思仁〈建构主体，展演多元：新加坡当代华文戏剧述评〉，载柯思仁、郭庆亮编《戏聚现场：新加坡当代华文剧作选》（新加坡：戏剧盒、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页xiii。

当华语剧场的观众——无论男性或女性——长期习惯性的从男性视角视察社会建构、国家认同、主体意识等课题，吴倩如将一个隐藏甚至压抑的女性声音释放出来，让观众看到这个遭受挤迫而艰辛维护主体的女性形象。《妈妈的箱子》与第二届剧本创作室出现的另一个优秀作品——林春兰的《后代》，可以说是90年代初最出色也最动人的两个女性剧作。

相隔20年之后，吴倩如参与由戏剧盒主办的“白色空间编剧系列”，交出另外一个出色的作品《玉梨魂》，在2011年12月演出，由杨君伟导演。这个时期的剧场景观已经很不一样：戏剧盒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世代双语专业剧团，而在这20年间，各种语言与类型的新加坡剧场，也有不少涉及女性或少数性别群体议题的剧作。与《玉梨魂》同时参加“新剧季”演出的何仙姑的《老处女》，就是一个挑战女性刻板印象、建构多元女性主体的剧作。

《玉梨魂》也是关于女性生命的故事，延续吴倩如前一个剧作里那种浓郁悲剧性与渲染力的风格。剧中塑造三代女性，阿嬷、母亲、两个女儿，叙事主轴是从女儿的观点，以忆述的形式回顾母亲的经历。女儿对母亲因代际隔阂而产生不理解，她们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么在意一个阿嬷答应送给她而未能取得的玉镯。这个母亲与《妈妈的箱子》中的母亲有好些作为女性的生命历程上的相似之处：年轻时遭遇强烈身体创伤，婚后被婆家的人看不起，丈夫对她缺乏女性想象与渴望的关爱。两剧中的母亲，也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妈妈的箱子》中的母亲，是在女儿漫长蜿蜒的回忆中逐渐展露其生命的细节；

《玉梨魂》中的母亲虽然有出场，却是个罹患失智症的老人，她的语言破碎、重复而没有意义，她的过往是在两个女儿的充满张力的对话中，一点一滴被拼凑出来。

有意思的是，《玉梨魂》在戏剧处理上还有一个特点，相对于被消音的母亲，上下两代女性的声音倒是响亮而贯彻全剧。一方面，两个女儿占据大部分的戏剧时间，对话中出现的多数是琐碎片断的生活现实，某个程度上甚至让人感到厌烦。当她们开始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各种零碎讯息，慢慢拼凑起母亲的际遇与感受，并在这个过程中代入母亲的主体，成为母亲的发声者。另一方面，属于上一代的阿嬷，在全剧中隔场出现，以文白交错的旧式广东话说白，又时而以南音古调代为叙述，总是单独出现在迷蒙氤氲的氛围中，让人感到遥远、疏离、神秘，而又散发某种难以释怀的压迫感。阿嬷这个象征性人物，内里蕴藏了整个文化传统中的男性为主宰的庞大体制，通过作为女性的阿嬷，以及她以坚韧态度要传承下去的玉镯为媒介，一代一代的对后来的女性施展男性隐形却有力的操控。

《妈妈的箱子》与《玉梨魂》，都是关于女儿与母亲的故事，也都是从女儿观点重建母亲生命的过程。从疏离到了解，从对立到体恤，从分隔的个体到结合的生命体，女儿与母亲终究形成一个迟来但想望的圆融世界。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所形成与产生的压迫尽管无所不在也难以逃避，吴倩如的剧作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女性本身，以女性生命的细致叙述与感悟，作为对于她们几乎注定的悲剧性的回应。